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興備志卷二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檢討臣德生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林李

吳興備志卷二十八

明　董斯張　撰

瑑徵第二十四之二

柳開守維揚後圃遇陰雨即青燄夕起觸近即散贊寧曰此燐火也兵戰血或牛馬血著土則凝結為此氣柳掘之皆斷鎗折劒乃古戰地因贈詩曰空門今日見張華（天中記）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晝則嚙草欄外夜則歸臥

欄中知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以問贊寧贊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嵐石落海岍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堯山堂外記

宋太宗時贊寧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王處納推其命孤薄三命禽罟六壬遁甲俱無壽貴處納謂寧曰師生

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寧曰母謂生我時錢文穆王往臨安拜塋過門雨作避於茅簷甚久浣浴襁褯緋細方去湘山野錄

宋郊字伯庠在翰林有指公姓名誣以它說者公因請更名嘗貽書葉道卿清臣目為同年葉戲答曰清臣宋郊榜第六人登第編閱小錄無宋庠者不知何許人公答詩云紙尾勤勤問姓名葉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便是當時劉更生事文類聚

宋庠兼清臣鄭戩及庠弟祁同年登第皆有名稱康定中庠為叅知政事戩為樞密副使清臣任三司使祁為天章閣待制趨向既同權勢亦盛時人謂之四友呂夷簡深忌之指為朋黨俄有無名子作詩謗庠有天下文章惟獨我榜中龍虎更無人之句餘韻甚多深訐庠之私語上聞乃盡罷四人為郡仍降詔天下戒朋比焉儒林公議

滕元發謫知筠州時尚議舟國東普照寺先子實公之

容托撰陳情表自辨表入神宗大悅以公知湖州湖乃
公所乞也是時林子中作禮部員外郎與公壻何洵直
邦彦同曹聞滕公得湖州以詩賀邦彦曰清風樓下雨
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宫裏謫
仙人謂公初登第時倅湖州距是三十年矣
先子為滕作表手簡尚在今乃誤印在東坡集本文
内
此條出王性之王公四六話張掞掌故載而不詳故詳

録之王表與𣱦書繁簡婉直不同不知滕當時果用何人筆也元衡

吳僧文捷戒律精至孫莘老知湖州日問吕吉甫如何時吉甫在潤州捷曰只三年便在官家左右更有一人白皙而肥一人美鬚而長後三年吉甫果參大政同列韓子華馮當世皆如捷所言孫公談圃

元豐間章岵守蘇與郡之長老游從飲酒賦詩為十老會時米黻以杭州從事罷經吳為作叙盧革首焉革字

仲新大中大夫致仕上護軍濮陽縣開國子年八十二
歔敘云濮陽公冲襟爽徹淑質端清積厚施遠父子顯
榮 吳都文粹 米襄陽志林
按革德清人後寓吳閶見勞志革子秉俱詳人物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厚為人靖深超然不攖世
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寧初時論既不一士大
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
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為譏誚同極以

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為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為知言 石林詩話

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真宗既東封訪天下隱者杞人楊朴能為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惟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躭杯酒且莫猖狂愛咏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予出門皆哭

無以語之顧謂妻子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余乃出東坡集

蘇軾以吟詩有譏訕言事官章疏狎上朝廷下御史臺差官追取是時李定為中書丞對人太息以為人才難得求一可使逮軾者少有如意於是太常博士皇甫僎被遣以往僎擕一子二臺卒倍道疾馳駙馬都尉王詵與子瞻游厚密遣人報蘇轍轍時為南京幕官乃亟走介往湖州報軾而僎行如飛不可及至潤州適以子病

求醫留半日故所遣人得先之僎至之日軾在告祖無頗權州事僎徑入州廨具鞾袍秉笏立庭下二臺卒夾侍白衣青巾顧盻獰惡人心洶洶不可測軾恐不敢出乃謀之無頗無頗云事至於此無可奈何須出見之軾議所以服自以為得罪不可以朝服無頗云未知罪名當以朝服見也軾亦具靴袍秉笏立庭下無頗與職官皆小幘列軾後二卒懷臺牒拄其衣若匕首然僎又久之不語人心益疑懼軾曰軾自來激惱朝廷多今日必

是賜死死固不辭乞歸與家人訣别僎始肯言曰不至如此無頗無頗乃前曰大慱必有被受文字僎問誰何無頗曰無頗是權州僎乃以臺牒授之及開視之只是尋常追攝行遣耳僎促軾行二獄卒就直之即時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此事無頗目擊也孔平仲談苑

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秉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名

節非素修不成困學紀聞

蘇堅字伯固丹陽人翰林學士紳之後也堅有詩名蘇子瞻守杭時以臨濮縣主簿監杭州商税主開湖之議見子瞻申三省狀子瞻與堅唱和及七夕重九詞見蘇集北歸答伯固書四首云論語説得暇當録呈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藴分付耶堅子庠號後湖子瞻亦極賞之稱為吾宗云蘇文忠全集恭文獻通考李蓘枕國集

曹輔字子方海陵人以太僕丞權福建運使與子瞻賡

咏亦多嘗爲輔賦西江月一闋黃魯直贈以詩云曹侯黃鬚便弓馬從軍賦詩横槊間阿瞞文武兒如虎遠孫風氣猶班班張耒文潜與子方並典試闈有同文唱和曹君亦詩豪也坡謫惠州與子方書云專人至教賜累幅慰撫周盡又云專人辱書仰服眷厚子方真不以寒暑易交情者 蘇黃二集兼瀛奎律髓

按宋有兩曹輔其一字載德南劍州人欽宗時簽樞

密院

張弼字秉道子瞻辛未歲離杭至潤贈以臨江仙一闋云我勸髯張歸去好從來自已忘情塵心消盡道心平江南與塞北何處不堪行秉道蓋宦于杭者未詳何許人東坡全集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少奇警讀書五行俱下皇祐初擢進士第二人神宗朝知諫院擢御史中丞時王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繪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五十有八歐陽修六十

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又言方今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免役法行繪陳十害安石使曾布疏其說詔繪分析固執前議遂罷為侍讀學士知亳州再知杭州繪為吏敏強主愛利而性疏曠訖以見斥云嘗居無為山號無為子為文立就有集四十卷其序書九意云詩書春秋同出於史而仲尼或删或修莫不有筆法焉詩春秋先儒皆言之書獨無其

法耶故作斷堯稟書夏書禪讓稽古商書費誓秦誓意九篇宋史蔡氏讀書志

按東軒筆録載繪為王永年事降荆南副使而居荆南日又出家妓宴客致胡師文狎侮反遭拳毆人品如此史何以稱之

劉季孫字景文開封人環慶死事將平之子也能作七字家藏書數千卷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揚州詩有云詩書魯國真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多稱其精當以右班

殿直監饒州酒務王荆公為江東提刑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驚回夢裡閒說與傍人渾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問專知官誰所作答以季孫詩即召與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既至傳舍適學生持狀請差官攝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為杭州鈐轄子瞻作守深知之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子瞻大喜在潁州和季孫詩所謂一篇向人

寫肝肺四海知我霜鬓鬚蓋記此也又云景文有英偉氣如陳元龍之流薦之以左庫藏使知隰州以歿有集十卷東坡集參石林詩話書録解題

吾湖前后六客俱以坡翁重公擇仲謀子野孝叔令舉已見官師人物獨伯固等人或未詳其出處遐周録諸書未遑就緒余稍為詮次益存其名宜徵其實可以一時之寄迹而忽之哉崇禎壬午冬至前十日元衢識

元豐間或先公為右史神考遣使治楚州新河面戒之曰東南不慣興大役卿且為朕憂惜兵民大哉王言簡而有體（泙州可談）

先公帥廣崇寧元年正月游蒲澗同越俗也見游人簪鳳尾花作口號中一聯云孤臣正泣龍髯草游子空簪鳳尾花蓋以被遇先朝自傷流落後監司立論乃指此句以為罪其誣註云契勘正月十二日哲宗皇帝已大祥豈是孤臣正泣之時鞫獄竟無他意讒口真可畏如

此也

先公在元祐背馳與蘇轍尤不相好公知廬州轍門人吳儔為州學教授公延鄉人方素於學舍講三經義轍為内應公坐降知壽州後在廣州與東坡邂逅各出詩文相示既得罪范致虚行責詞云諂交軾轍密與逢迎媚附安李隂求進遷或以轍事語范范曰吾固知之但不欲偏枯却屬對范學於先公或疑其背師蓋國事也范操行非希指下石者

張按服以友東坡被放故或為其父辯嘵嘵焉非黨

眉山者豈知二蘇名施後世到今不朽視惇卞輩何

啻鴽雛視蝇凡耶或之為見亦异乎皇甫威明矣

姚祐元符初為杭州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乾為金坤

亦為金也蓋福建本書籍刋板舛錯坤為釡脫二點故

姚悞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為臆說而諸生或

以誠告姚取官本視果釡也大慙曰祐買著福建本升

堂自罰一直具不護短如此並上

張子野能為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年八十餘家猶蓄聲妓子瞻嘗贈以詩有鶯鶯燕燕之語全用張氏故事戲之石林詩話

張子野郎中以樂章名擅一時宋子京尚書奇其才先往見之遣將命者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遂出置酒盡歡蓋二人所舉皆其警策也古今詩話亦云子野嘗作天仙子詞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士大夫多稱之張

初謁見歐陽公迎謂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恨相見之晚也遯齋閒覽

潘及甫字憲臣厲志文行聞胡安定倡學於湖往從之安定見其文喜曰非諸生比也遂補學職妻以女弟慶歷中登進士維揚志

兵部侍郎莫卞居塲屋日因赴浙漕夢人就旅邸報姓莫人作狀元卞出迎之乃云名儔非卞也時卞已投卷是舉登科明年得子因名儔後二十四年儔作大魁卞

對賀客言之墨莊漫録

京城既陷敵遣使籍帑藏至軍器庫點閱兵仗時莫壽朋以内相為館伴因曰自今兩朝和好當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敵使應聲曰我曹脚轉後請云左屬櫜鞬右執鞭弭與君周旋閑燕常談壽朋莫儔字

舊制麻三道以上雙宣學士分撰元豐末鄧潤甫為學士一夕鎖麻二十二通靖康元年麻六道權直院莫儔獨宿困學紀聞

金人令吳升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四京師人謂之捷疾鬼六月九日莫儔責授寧化軍節度副使全州安置李綱建炎時政記

莫儔謫曲江其家蒼頭奴為朱勝非治疽而愈奴為儔請得復官宋史

桂南昇貴溪人政和間舉進士靖康之變金人欲立異姓莫儔等傳招尼瑪哈意在張邦昌張浚胡寅等趨入太學南昇於廣會叱莫儔曰汝嘗作大魁乃如此舉措不

愧後世清議耶儔不敢出一語廣信府志

大觀中章莊敏公質夫之子綖為時相誣以盜鑄詔開封尹李孝壽來置獄連逮千餘人屯甲士圍其家鉦鼓聲徹晝夜郡人震駭獄不成又遣御史沈畸蕭服姚茱來重鞫之甚至州人多閉戶或隙中窺覷不敢正視識者知其非太平氣象其後遂有建炎南渡之變方章氏事前城中小兒所在羣聚而唱云沈逍遥沈逍遥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至姑蘇志

宣和中王㬎為刑部尚書年甫三十時盧樞密益盧尚書法原俱為吏部侍郎而並多鬚王嘲之曰可憐吏部兩胡盧容貌威儀揔不如盧尚書應聲曰若要少年并美貌須還下部小尚書聞者以為快卻掃編

余家自曾伯祖侍郎諱宮以甲科起家至慶歷中曾大父通議公楊寘榜相繼及第爾後世世有人大父清孝公余中榜先人文康公何昌言榜其黄公度榜至小子鄒朱侍問榜連五世矣當時尊長皆有詩以紀慶曾大

父贈先祖詩云傳家何用富金籯教子何如只一經慶
歷科名今已繼更教來葉嗣前馨先大父贈伯父及先
人詩云廣場筆陣數千人喜汝穿楊箭鏃親慶緒綿長
時幸會文科興復事還新昔年繼牓熈寧歲今偶同科
紹聖春從此莫教書種斷孫曾應復值昌辰文康公賜
具詩云兒曹春牓預言揚竊吹知難復士鄉黄絹未能
摛好語青氊偶幸繼前芳穿楊喜共東床客女夫章攀倧同牓
桂同標北寺房聖世選才如華岳積塵曾不愧毫芒予

嘗贈邳詩云吾家五世十三人競擷丹枝撼月輪慶歷賢科開後裔隆興事業繼前塵泥金帖報家庭喜燒尾筵張帝里春從此傳芳應未艾桂香應已襲天倫通議之子若孫若曾孫在桂籍者已經十有三人故言之于前長子邪亦不廢學業故期之于後他宗從登科者甚多各有詩紀慶不暇錄葛立方韻語陽秋

邳姪留意星歷學紹興癸酉取解漕臺斗為帝車賦省試復以日星為紀三台色齊為詩賦題其所為貫穿甘

石之學甚詳小孫女夜夢郟登樓至十六級而止筮之為省闈第十六人之祥已而果然予作詩贈之曰張鈴走幟到金溪喜子文闈預品題名字巍峩先蘂榜詞章斐亹動文奎階梯已合嬰兒夢星斗先分太乙藜後日臚傳當第一天倫科甲尚為低時郟弟郘王佐榜甲科第七人 上

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曰睡起啼鶯語章疑其悞頗詰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流鶯不解

語啼鶯解語見禽經野客叢書

石林二字出楚辭天問見米襄陽志林

葉少藴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逾萬卷置霅川山居建書樓以處之極為華煥丁卯年其宅與書俱蕩一燎李泰發家舊有萬餘卷亦以是歲火豈厄運所遇耶揮麈錄

石林每夜必延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聽者不悅曰翁翁又請說春秋耶野客叢書

劉貢政班靖康間為太常少卿因檢禮器庫見有故祭

服甚多將建請以為戰士衲衣有老吏諫曰祭器敝則埋之祭服敝則焚之禮也奈何以為戰士衣乎劉默然無以應却掃編

廸功郎漳浦高登彥先考試湖州策問忤秦相謫死書録解題

游操字存誠宋紹興中與潘良能沈介洪景伯俱為秘書省正字同日赴館少監秦熺于會食之次出對曰潘游洪沈泛瀛洲有欲用絳繹繪維綰綸紓為對蓋熈寧

中韓維陳繹韓絳楊繪相先後除學士也（氏族大全）

仲彌性并淮上知名士也登第之後諸侯交辟久之得通判湖州楊娼韵者以色藝顯名一時彌性惑之誓以偕老韵以誕日嘗作醮供彌性為代作醮詞其贖穹甚矣尋即俱去適王承可鈇為郡守與之啟云方將歌別駕之功聞已泛扁舟之興彌性坐廢二十餘年迨秦檜殂始獲昭雪既而入丞光祿出守蘄春以疾終于淮東儀幕（王照新志　詞載藝文）

渡江後兩入玉堂者十六人沈忠憲與求倪侍郎思與焉事文類聚

張按龜溪集沈公謚忠敏此云忠憲何据

高宗時幸醫王繼先怙寵干法聞邊警亟輦重寶歸吳興為避敵計杜莘老疏其十罪竄之宋史

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二丞相父皆名舉于是改提舉書局為提領比則朝廷為臣下避家諱也齊東野語

蜀老言紹興初漕粟嘉陵以餉邊每一斛至軍中計其

費為七十五斛席大光胡承公為帥始議轉搬糴運於是費減十六七向非二公蜀已大困矣故至今蜀人謂承公為湖州鏡老學菴筆記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人四州安撫制置使糴運事亦見宋史前承公帥蜀者席生亦有能名宋史云旦字晉仲筆記云大光何也

張按秦嘉書云頃得此鏡既明且好湖州鏡之稱葢況承公清能鑒物耶往歲鄰人屋發古牆得鏡一遺

余鏡微薄欵似唐製銅質瑩然光奕奕有清寒氣殆數鍊所獲背有銘云淳熙二年湖州石十五郎造字體稍類蘇長公書湖州以鏡名宋世已然今薛氏獨著聲市闠多贗售者余欲畧放秦式買宣銅百鍊造之後百年品當踞漢工上商之好事者若曰賈如是鈍乎何云之後世

紹興二十五年秦檜死詔莫汲張常先等八人並以告訐濫叨官爵送遠郡編管

魏掞之過衢客郡守章傑之家會故相趙忠簡公鼎之表歸自海外傑雅以私怨趙且希秦檜意逮治其家勢烈如火掞之獨慨然以書譙傑長揖而去傑亦無以害也張南軒集

傑是子厚之裔䁕衍長興志列于宋進士中不可因閩志亦列謂非我湖人也

秦會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叅政委任頗專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辦假手於士人陳豊豊

以其姓魏遂以晉絳和戎對鄭公論諫久之道弼出典藩而沈守約万俟元忠並拜左右揆翰苑者倉猝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晉絳鄭公之語實錄例載拜相麻予在史院欲刪此一聯會去國不果筆記

秦會之主和議大帥皆罷兵權賜田宅予為岳侯作謝表有云功狀蔑聞敢遂良田之請謗書狎至猶存息壤之盟會之讀之不樂沈明遠寓簡

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粧秀才三人首問第一秀才仙鄉何處曰上黨人問次曰澤州人問三曰湖州人又問上黨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曰某鄉出人參次問澤州者曰出甘草又問湖州者曰出黄蘗如何湖州出黄蘗最是黄蘗苦人當是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故有此語壽皇即日召入賜第奉朝請貴耳集

芮曄一字仲蒙東萊第三妻乃其女也呂成公集

唐樞曰烏程自來惟芮曄倪淵有志聖賢惜無誰與

歸

魏掞之建陽人詔舉遺逸部刺史芮公曄帥其寮與帥守六人者共以掞之行誼為言于是詔特徵之朱文公魏元履墓志

楊萬里淳熙薦士録薦李沐云大臣之子而綽有寒畯之操甲科之雋而益勵文辭之事

按李沐秀叔子也其後韓侂冑引為右正言歷詆善類誠齋牘云云知人之難如此

洪頴字洪甫先世吳興人遷四明舉淳熙五年進士第一攻媿集

孝廟欲除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在廷諸儒力爭孝廟一日盛怒與周益公言朕將用花臂膊者為樞密使益公荅云臣敢為天下倡秘書省正字沈瀛當輪對一奏劄薦張說反不稱旨即自免周益公後至宰輔沈正字止此識見淺深亦足以卜前程遠近貴耳二集

張說之為承旨也朝士多趨之王質景文沈瀛子壽始

俱在學校有聲既而俱立朝物譽亦歸之相與言吾儕當以諸說為戒衆皆聞其說而壯之已而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相視愕然明日喧傳清議鄙之久皆不安而去焉齊東野語

周必大子充莫濟子齊坐繳張說樞密之命皆投閒張說乃露章薦之兩人皆得郡周得建寧莫得温莫意欲往周遷延不進喻子才有書言激定生患故東漢有士大夫之禍葢必以温為是建為非汪聖錫報云東漢之

患生於激西漢之患生於養方今患在養不患在激也

癸辛雜錄

張説開封人以父任為右職娶壽聖皇后女弟累遷知閤門事孝宗遷至簽書樞密院事淳熈元年連降明州觀察使責居撫州三年許自便七年卒于湖州宋史

王季海丞相為太常少卿時葛丞相楚輔為浙東恭議官以啟賀季海用雞㰂對鵝經季海賞其的對雞㰂乃用王勃為諸王作鬭雞㰂楊誠齋詩話

技人詩之有語忌者不可不知周茂振賀劉季高由謫籍放自便啟云十年去國驚我馬之虺隤一日還家喜是翁之矍鑠季高曰是翁對我馬上

知湖州陳之茂進職知平江孝宗知之茂嘗毀史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對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作詹事王十朋行狀詆毀尤甚浩薦濟作內制孝宗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樓鑰史浩行狀

程文簡著演繁露初成高文虎炳甞假觀稱其博贍其子似孫續古時年尚少因竊窺之越日程索回元書續古因出一帖曰繁露話其間多文簡所未載而辨証尤詳文簡雖甚賞之而心實不能堪或議其該洽有餘而輕薄亦太過也齊東野語

四月戊子早過湖州望城中樓觀縹緲環以溪山宜晉唐以來以為名郡也申時過德清縣溪橋頗壯麗有左顧亭謂放龜也二更宿鳳口周平園隆興癸未自後省歸廬陵日記

雲川月河莫氏稱望族以春秋馳聲嘗至一酒樓飲壁間有題字云春王三月公與夫人會于此樓蓋輕薄子攜妓飲于此所題耳莫即援筆題其下云夏大旱秋饑冬雨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於饑寒也宜哉見者大笑行都紀事

近時稱白石者樂清錢文字文季番陽姜夔堯章三山黄景説岩老各因其居號之耳堯章居苕溪上潘德久字之曰白石道人詩云屋角紅梅樹花前白石生愛日齋聚

抄

侂胄誅御史章燮論張岩與蘇師旦朋姦誤國奪兩官寧宗謂兵釁方開岩嘗言其不可許自便復元官奉祠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宋史

岩大梁人紹興末居湖州

霅川張弢者曩與韓侂胄同知閤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趙汝愚獨與侂胄計議弢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

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因問計㢟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㢟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悟即以内批除所知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罷吳獵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汝愚之跡始危上

李心傳道命録云省闈知貢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復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録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

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初疑文節正人何亦爾爾及閱宋史韓侂胄傳云吏部尚書葉翥要侍郎倪思列疏論偽學思不從侂胄乃擢翥執政而免思官又齊東野語云王柟使金歸以金人欲求侂胄函首為辭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林樞密大中樓吏部鑰倪兵部思皆以為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奸宄巳斃之首又何足惜與其亡國寧若辱國而倪公主之尤力且謂在朝有受其恩欲為之地者蓋朝堂集

議之時獨章文莊良能于衆中以事關國體抗詞力爭所謂欲為之地者指文莊也乃史於鑰謂和議待此而决奸兇已斃之首又何足恤外復有章燮等奏乞梟首然後函送敵國惟思謂有傷國體焉因按魏華父撰文節志有云章良能將除御史中丞公進臺諫論三篇上以付中書章見之滋不悅公力請外補上諭留再三公曰侂胄以臺諫為私人今章良能未除中書前一日亦以小輿見彌遠矣是思與良能雖同郡道不相謀而弁

陽為良能外孫但據日録家乘書之安知其是非顛倒也雙林寓牘

慶元二年移内侍林億年於湖州宋史宦者傳

朝散大夫劉三傑奏今日之憂有二有邊境之憂有偽學之憂邊境之憂有大臣以任其責臣未敢輕論若夫偽學之憂姑未論其遠請以三十餘年以來而論之其始有張栻者談性理之學言一出口噓枯吹生人爭趨之可以獲利栻雖欲為義而學之者已為利矣又有朱

熹者專以為利借大學中庸以文其姦而行其計下一拜則以為顏閔得一語即以為孔孟獲利益廣而肆無忌憚矣然猶未有在上有勢者為之主盟已而周必大為右相欲與左丞相王淮相傾而奪之柄知此曹敢為無顧忌大言而能變亂黑白也遂誘而寘之朝列卒藉其力傾去王淮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後留正之來雖明知此曹之非顧勢已成無可奈何反藉其黨與心腹至汝愚則素懷不軌之心非此曹莫與共事而此曹亦知

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祿甘為鷹犬以覬幸非望故或駕姍笑于君父或以三女一魚之符以惑衆庶甚至因雷風不時之變則以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有如劉光祖因陛下未登極人情洶洶之時則詐傳有旨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有如徐誼其他扇妖造怪不可勝數蓋前日之偽黨至此變為逆黨矣頼陛下聖明去之之早比宗廟社稷無疆之福然比曹潛形匿影日夜伺隙雨暘稍愆則喜見顏色聞敵國侵擾之報則移於吾之

君父此如鬼蜮百方害人防之不至必受其禍臣謂今日之策惟當銷之而已其習僞深而附逆固者自知罪不容誅終不肯為國家用其他能革心易慮則勿遂廢黜使之去僞從正以銷今日之憂取進止閏六月六日

奉聖旨依慶元三年上

劉三傑者嘗為監察御史未三月以憂去免喪入見因上此疏侂冑大喜即日除右正言明年九月除侍御史又明年七月遂除兵部侍郎道命錄

三傑字漢臣長興人見勞志

安定胡先生後竟無聞端平間郡胡楷世行得其女孫於城西時氏遂白郡博士楊幼度淑憲我先人實相其事率鄉曲具奩飾得郡庠諸生陳生應甫遂以歸之為安定存一線云三柳軒雜識

方臘亂歸安陸行兒聚黨應之宋史陳遘傳

富陽孫守榮七歲病瞽遇异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號富春子寳慶間游吴興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

變士人當有典郡者見王元春即賀之曰作鄉郡者必君也元春初不之信越兩月潘丙作亂濟王命元春告變朝廷以其有功果令典郡宋史新編

端平三年六月行都大火士民上書咸訴濟王冤者侍御史蔣峴史黨獨倡邪說謂水火天數何預故王事遂劾方大琮王逸劉克莊鼓扇异論同日去國並斥進士潘昉姓同逆賊語涉不順皆論以漢法宋季三朝政要

蔣良貴簽判安吉州時水災後修城郡守趙希覩屬良

貴作記用浩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宰相父名而宗室避之比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枝玉葉也聞者壯之困學紀聞

李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荆帥孟珙請自效珙善相人顧諸子曰李生名位當過我授權建始縣淳祐初舉進士辟珙幕中珙卒庭芝扶柩葬之興國棄官行三年喪宋史

湖州民潘甫與弟丙壬聚亡命數十為亂夜入州刼濟

王尋敗甫死於兵丙磔於市壬逸去餘黨就擒守臣謝
周卿通判張宗濤以下悉付大理獄詔以徐公瑄鞫其
事公矢其寮曰國體民命為重身為輕不可為利害怵
鬯有鬼神吾儕謹之先是寺之推鞫或付胥徒公偕二
丞日躬訊之時壬未就逮蔓及亡辜時宰疑壬本生父
匿之命公織其罪公弗聽未幾得壬於楚州時宰面授
風旨又數以手簡羅致不附已者且諭公可立致貴顯
公語諸子曰王忠嗣唐武將也且不肯以人命易官吾

忍以訟易服乎吏有希旨摘壬詞謂它偽擬其人爲其
官公手裂之吏為危語公曰吾代諸賢受禍弗恤也獄
具騰書於朝曰唐天寶之亂陳希烈等將抵死李峴獨
曰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耶彼罪狀顯著峴欲脫
之况變生倉卒迹涉疑似者乎湖之守貳不能死猶曰
可罪謂與聞謂故從不已過乎又論許澤等六人罪不
當死詔徐煥沈源不貸餘悉原之公復執論數四不報
壬黨有偶同姓者傅之死議者公竟出之從政郎周成

子坐與潘交時宰疑擻出其手驗治亡狀公以數百言爭之一日保章氏奏熒惑犯左執法廷尉當之公曰吾寧以身易人之死也方湖黨之就鞫也時宰既以付公又擢何處仁為治獄少卿魏執中為丞林演以簿攝丞既而何以未至辭不與公据正不阿二丞翕然從公或曰故王不過朽骨殘齒安能富貴人雖歸獄於王無害也而諸公違時宰捐軀命以昭其寃不亦左乎公曰吾豈不知此亡何四人同日罷魏了翁大理少卿徐公墓志

吳興向氏宋欽聖后族也家富而儉不中節至於屋漏亦不整治列盤盎以承之有三子嘗訪名于客長曰渙次曰汗曰父父不之疑他日有呼其名曰渙汗冰方悟為戲也癸辛雜識父古冰字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甚謝賈相啓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山房隨筆

本心寓公也

景定元年夏四月出内侍董宋臣於安吉州通鑑

賈師憲柄國日尤喜苕溪之魚趙與可因造大盤養魚至千頭復作機使相灌輸不少停魚游泳撥剌自得如在江湖中數舟上下運不絕焉癸辛雜識

隆國育聖黄夫人德清人初入魏峻叔高家既出復歸李仁本勝其女以入榮邸名定喜時嗣王與芮苦無子一幸而得男是為度宗然自處極謙抑雖驟貴盛每遇邸第親戚至不敢坐常以妳子自稱人亦以此名之或者有魏妳子之謗其實不然也秦齊國夫人胡氏亦同

邑人相去纔數里買渉濟川以制置日舟過龜溪見婦人浣衣者偶眄之因至其家問夫何在曰未歸語稍洽調之曰肯相從乎欣然惟命及夫還扣之亦無難色遂攜以歸既而生似道未幾去嫁為民妻似道年長始奉以歸性極嚴毅似道畏之當景定咸淳間屢入禁中隆國至與同寢處恩寵甚渥年至八十有三上方賜秘器及氷腦各五百兩時銀絹四千足命中使護葬漕帥供費凡兩輟朝賜謚柔正又賜功德寺及田六千畆可

謂盛矣一邑產二女貴人前此所未有也齊東野語

宋史亦載而不詳張按李仁本即彦頴之孫浹之子也

衢按通鑑隆國偕全太后北行似不逮胡氏先卒矣

德祐元年二月戊辰知太平州孟之縉以城降於元三月庚寅發書文及翁諷臺臣劾巳章未上亟出關道癸巳岳州摠制孟之紹以城降於元五月辛卯籍呂文煥孟之縉等家十二月癸丑遣少卿陸秀夫等使元軍詔

呂文煥趙孟桂通好二年正月辛未以常楙叅知政事

己卯常楙遁宋史

張按趙氏郡志載亂世能不渝其節可尚也之纉忠襄次子以專城降敵何以見無菴先生於地下乃不能化其婦百鍊之剛古人誦刑于浪説耳之紹不載東林志必之纉伯仲也本心長孺二公號一時賢執政亦效陳宜中留夢炎鼠竄何耶

衢按之纉謀以城降倅鄞人豈存芳諫不聽詈之之

縉引蒙古兵屠其家同死者十八人卒方義竊其八歲孤禮長於民間非獨有愧於其婦兼有愧於其卒矣

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孟之縉妻趙孟桂見為巴延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齎金帛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手詔並以金帛慰之繼而寂然無動及事定孟桂南歸霅川蓋未嘗為巴延次妻亦未嘗得詔書及賜物也蓋奸人乘危造為

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問探不明有同兒戲國安得不亡哉孟桂乃趙忠惠與簒之妹今為尼改名子桂一作妙惠住湖州廣福一作惠寺云癸辛雜錄

吳興備志卷二十八

吳興備志卷二十九

明　董斯張　撰

璅徵第二十四之三

趙子昂有古琴二一曰大雅一曰松雪因以大雅名堂號松雪焉婿王筠菴國器字德璉即蒙父也克山堂外記

松雪肌極細潤常服止用軟綾絹遇絺葛肌即傷擦元主以其儀觀非常且宋宗室懼為衆望所歸竊忌之一日步至館閣適據案讀乃默從後相其肩背笑云比不過

秀才官耳自是信任不疑

趙子固公從弟子昂自苕中來訪公閉門不納夫人勸之始令從後門入坐定第問弁山笠澤近來佳否子昂曰佳公曰弟奈山澤佳何子昂慙退公便令蒼頭濯其坐具樂郊私語

余從德清趙氏見文敏公家用簿書法隨手運筆精妙凡養蠶樹桑稼穡工料奴婢日給與今不殊第往往用麩作食及烏豆之類動至百斤百石此皆今時南方不

用豈古今習俗有不同者耶 姚士麟見只編

趙松雪公宋之宗室而仕元人皆議之有題其畫者趙家公子玉堂仙畫出苕溪似輞川多少青山紅樹裏豈無十畝種瓜田其譏之也深矣恐亦傷於太刻天命有在宋祀已墟族屬疎遠又無責任仰事俯育為祿而仕民之道也但當辭尊居卑時懷黍離之感而已

趙子昂過揚州迎月樓趙家其主求作春聨遂題之曰春風閬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其家以紫金壺奉

酬寓圃雜記

松雪徵時嘗館於嘉定沈文輝沈方營義塾松雪乘興遽為書榜自謂愜意及落成累書不逮竟用初筆嘉定縣志

元有松人謁趙文敏公公在内未出問是何人答曰吾是雲間人公隨應曰君非日裡鬼閑中今古

錢塘祝吉甫居西湖上搆小樓眺盡湖山之勝賓客嘗滿隣有富豪築高墻數仞蔽之吉甫因鬱鬱不樂趙松雪訪吉甫登樓為書二字扁曰且看無何隣以逋沓籍

錄家從垣屋摧毀小樓内湖山如故西湖志餘

趙文敏孟頫胡石塘長孺至元中有以名聞於上被召入見問文敏會甚麼奏曰做得文章曉得琴棋書畫次問石塘奏曰臣曉得那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事時胡所戴笠相偏欹上曰頭上一箇笠兒尚不端正何以治國平天下竟不錄用農田餘話

趙文敏小像一軸止半身其面圓而俊偉神觀煥爛世祖所謂神仙中人也公有七言律詩題其上後有男雍

重裝四字友人劉無已家見之（眉公筆記）

趙松雪與夫人管氏畫像余甞見於茅山趙繼先家繼先其遺胄也松雪鬚髮少斑然面上童顔幞頭紫袍玉帶象笏署云魏國公趙朞夫人貌豊偉所服乃褙子然俱坐錦墩繼先謂聞之祖父此元主宣入賜坐命畫工貌者也（雨山墨談）

予過演福寺僧房見趙子昂親書探梅訪僧一絶句云輕輕踏破白雲堆半為尋僧半探梅僧不逢兮梅未放

野猿笑我却空回松雪集失載七修類藁

趙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宫道人錢塘周草窓先生密以瑪瑙寺行者屬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先生同郡崔進之藥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乃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吾今日方為水晶宫吐氣矣輟耕錄

趙魏公夫人管道昇善書畫吾竹房嘗題其所畫竹石竹房有一私印是好嬉子三字即以此印倒用於跋尾

人皆以為竹房之誤魏公見之曰此非誤也這瞎子道婦人會作畫倒好嬉子何氏語林

顧信字善夫居太倉善筆札從趙文敏公游每得文敏書即鑱諸石寘一亭扁曰墨妙文敏為其好學樂為之書張昶吳中人物志

周幷翁釀白醪字曰秋玉佩韋軒客談

飛來峯諸處元僧楊璉真伽鑿成觀音羅漢像以千百計中天竺佛殿後壁山水乃王叔明所畫歲久剥落有

遜齋子為補之開化方豪題其上云飛來峯天奇也自楊總統鑴之天奇鑿矣叔明畫人奇也自遜齋子補之人奇損矣此二者山中千古不平之疑案也予法官也不飜是案何以服人為時傳誦西園雜記

纁友龍字伯夔金華人元季自承事郎轉文林郎行樞密院照磨偽吳張士誠據姑蘇既降公持詔書往湖州責其戍將潘允明行郊迎禮禮成允明欲西向坐公公曰以爵則吾幕僚雖相向坐亦以為過然吾所持者詔

書君敢與詔使抗禮耶挾胡床中席而坐允明懼服臨發贐米百斛錦二十端公笑辭曰君謂使者而可以貨取耶宋學士集

張士誠取三興土築王府基嘉興宜興長興紫桃軒又綴

前江浙副提舉劉基嘗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游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吾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

駭以為狂悉去之啟運錄

沈萬三名富字仲榮其弟萬四名貴字仲華本湖州南潯人父沈祐始徙蘇之長洲東蔡村貴之子漢傑又徙于化周莊今南京會同館乃其故宅初居東蔡村時人以汙萊之地歸之祐躬率子弟服勞糞治有方瀦洩有法由是致富不貲後流雲南尋命選大戶家為京六曹得漢傑之子曰玠者擢員外郎受官辭祿上器重之至今傳二家子孫在流所者尚富或云善點化術留青日札

劉三吾撰沈漢傑墓志沈之先為吴興人後徙長洲之東蔡村萬三諱富字仲榮與其弟萬四仲華率先兩浙輸其稅為石者萬又嘗獻白金為兩千百以佐用度太祖却之不得乃俾造廊房者六百五十披甲馬者千以萬四曾孫玠為倉曹戶部員外郎玠之父曰漢傑卒葬南興隆蕩之北先外舅東樓公則云仲榮子茂旺國初獻白金千錠黄金百斤凡京城廳守街道橋梁甲馬錢穀之類多取貲於沈乃以茂為廣積庫提舉任孫為戶

部員外郎坐事當辟以營建工未就但黥其額後為藍黨猶得乘馬出入工畢盡錄其家發遼陽戍籍其田數千頃每畝定賦九斗三升至今吳民粮額之重坐此近峯

聞略

大理少卿吳興楊先生復在南京時頗家貧畜三豕日命童子於後湖採蘋藻飼之有法司官家人與童子爭且毆之法司官以先生不能避嫌先生戲作一絕句云太平門外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一點浮萍容不得

如何肚裏好撑船寓圃雜記

成化間湖有苕溪社諸公則教授汪翁善侍講陳秉中封主事吳昂知縣汪善廵檢沈觀詩人邱吉唐廣吳玲沈祥陳鑾醫官李昂醫士王傑畫工畢文布衣范濬吳瓛史珣每歲一月一會皆賦詩一章後有樂天鄉社乃致政諸公如斷事沈政知州陸震知縣俞叙縣丞史紀教諭王鑾復同義官尹政范淵俞敞王玭游剛宣寧游觀布衣張海范濬沈祥馬海包敏吳玲陳敬中張康孫

敞范生輩不數年諸公代謝所存張馬范孫諸人為耆英會皆暮年無事素善文墨時泰家豐從容晏集以樂其生邱吉史珣即家貧草澤亦以斯文結好然不介意蓋先民風俗淳厚絶無世俗之態如此峴山志

杭州戒壇焚毁朝命布按兩司重建所費甚廣因召湖州吳汝輝嘉興曹良數人勸募汝輝入見請問幾何方伯曰度得銀萬兩則可汝輝曰願一力當之憲長楊紀宗曰何易如此得無誑耶汝輝曰民有一子不肖雖有

所積死後必為他人所取何如奉承勝事時兩司官皆在閭之稱歎既而汝輝以十木匣裝銀千錠詣獻於司憲長特設席於後堂邀請同僚共宴復以彩帳親送之

寓圃雜記

盛事述中子先父登進士者萬歴庚辰董禮部嗣成又三年癸未父道醇叔侄尚書閔少保珪宗伯如霖婦翁與壻同在大位者嘉靖中吳太保鵬為吏部尚書而壻董公份為學士無何亦遷工部尚書三代甲科同時俱

在者禮部尚書董份辛丑子南工部給事中道醇癸未孫禮部郎中嗣成庚辰三代俱無恙四總河道者潘公季馴初以僉都理河道丁憂歸再以副都任三以副都御史任任以宮保尚書歸四復以右都御史任大臣眉壽者蔣恭靖瑤八十九劉清惠麟董宗伯份俱八十六顧宮保應祥八十三閔莊懿八十二早達者蔡侍郎汝楠十八歲第進士弇山堂別集

閔元衢曰先宗伯于先莊懿為從孫非叔侄也

刑部尚書閔珪讞獄不稱上旨怒甚一日與尚書劉大夏論及之劉與閔同年交厚且知其為人欲解救之而未敢言俟上諭畢對曰法司執法恩歸朝廷似未可深怪上曰爾第云古昔何人如此執法大夏見聖怒莫知所對上詰之對曰嘗聞孟子云舜為天子臯陶為士執之而已上默然久之怒意未解大夏竊意所對欠避諱心悔其失上徐曰朕亦知閔珪是老成人物欲求一人以易之不可得但此事執之太過耳明日奏下允刑部

之議吁上之明燭人心而強於從善如此治世遺聞

武宗駕至淮安太守薛贇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扯船縴皆索民間絹帛兩淮為之大擾過揚州蔣瑤為揚州太守獨不拆房曰沿河非聖駕臨幸之地扯船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毀壞民居有罪知府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蔣曰揚州止有四箇大戶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主事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云朝廷要選繡

女蔣曰揚州止有三箇繡女江問今在何處蔣曰民間並無知府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安堵如故後武宗崩辥贇治罪蔣累官工部尚書（四友叢說）

吳興蔣尚書瑤嘗為揚州太守抵任之日過一委巷適樓居幼女悞將盆水傾下濺公袍帶盡污矣公無幾微動色頃之捕卒縛幼女父至公曰彼出不意中耳何罪立釋之復問曰得無驚幼女乎勞以金錢去越數載公

以之嗣從廣陵娶妾所娶即前女也舉二子昌公後謂非德報耶陸伯生樵史

劉清惠公麟解尚書歸里常衣白布袍首烏紗巾徒步過其友定陶大尹趙公守家已而郡叅政者突至不知其為劉公也頗易之公逡巡一揖而退主人送客入叅政問揖者為誰答曰南坦公也叅政大慚沮時叅政之輿從赫奕甚且相見不為禮故也大尹之子為余言又尚書少從大尹父館千戶明經者授舉子業故與大尹

善來則烹牛肚麪觔炊飲待之公所好如此客座贅語

吳甘泉長興呂山人也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數其學主先天加一倍法而以時日占之吉凶成敗之理具有左驗時都御史俞公諫撫吳郡牒報者曰至公以為憂延甘泉而問焉甘泉以數推之曰賊必來來未及城而敗計其時蓋中秋節也已而果然余將舉山妻塟事而甘泉適至試以塟日陰晴卜之甘泉曰自午而前半陰晚乃雨至期卒如所料所著書數千卷時

人稱之曰甘泉先生伍餘福苹野纂聞

箬溪顧先生應祥官巡撫家居盛暑中有二司訪之呼田間一老奴揮扇奴取小兀坐先生後先生不覺也既覺詰之奴曰汝有風足矣何管我坐為主賓大笑此奴不可謂知禮然膴仕而風味若此山家真率了無官套令人嘆羨云見聞雜記

武康張沂字希曾彈張后隂強陽弱外家不法事疏出屠吏部滽駭而謂之曰汝死於此矣不意孝宗尤其奏

屠使速去以避禍後孝宗思之曰某乃好官人何久不見復舉為南京工部名自此重（暖姝山筆）

太宰默泉吳公鵬筮仕都水司主事提督徂徠泉前任為湖州陳公良謨公特訪之别時問曰兄何以教我陳公具一小册題曰交新忠告條於左曰某事吾所經畫頗當君宜仍之某事宜於前而今有弊吾欲改而未改君宜易之某人可用君用之弗疑某人不可用吾欲黜未黜凡十餘條吳公初至按册試一二衆以為宜乃遂

悉措諸行人翕然稱善吳公後官冢宰以是與陳公為相知先進遺風

孝豐吳封君南山公之父諱玒行八其人謹愿畏法一日自外歸過其别墅望見東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乃亟勒馬轉迂路三四里抵家語其故且曰設吾過而彼見之必倉皇墜地非死則重傷矣今恐其所取損吾幾何哉見聞紀訓

歸安施相之佐翊之佑兄弟俱為知州致仕家居田產

忝差有唇齒之隙親友日為處分不能解同邑溪亭嚴公鳳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周邺保愛無所不至是時偶遇溺之于舟中語及産事公顰蹙謂曰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淚不已溺之乃惻然見聞紀訓

駙馬都尉崔元以關說獄情為刑部主事陸澄所劾且并具名帖封入上曰刑官執法不容囑托自其職分何必以帖封奏竟置不問後澄以議不合見擯迨大禮既

定乃自悔議禮之非初為人所詿誤後質於師王守仁而知張桂諸賢之是疏下吏部尚書桂蕚言澄修慝不隱事君不欺宜聽自新以風各司于是詔復其官後上閱明倫大典見澄原疏謂澄造悖理之論惑誘愚蒙又假以悔罪為辭悖惡奸巧仍謫之纍丸編

呂柟稱陸元靜人品甚高其學問得於致良知者為獨深惜其矯情干譽所守不固為九重勘破也元衢

山泉歸田之後以墳典為樂從一菴潯陽弇州諸公借

書潯陽常兩評歐文而初本失之友人故借後本於山泉深致恨恨且云故書之不闕即故人之不可忘也其珍惜至此猶肯傳示於人視近之擁百城者雖懿戚素交不一假借相去何如哉弇州有慎侍御子正借書絕句云茗水穿階草滿除瀟然都似子雲居十年鉛槧頭堪白又乞邢家未校書閱元衢跋林寓牘

吾湖前輩煞有眼力會看文字嘉靖戊戌會元袁公諱煒閱午塘先生所取也癸丑會元曹公大章董潯陽先

生所取也丁未會元胡公正蒙則吳霽寰先生以正郎同考取之見聞雜記

閔公午塘宦京都時得一棄宅人不敢居閔曰此宅幽暗故陰氣盛也乃揭瓦推壁使暴烈日中久之方修葺居之竟無恙蓋其陰氣已散故也說餘

唐荊川歷數之學得箬溪顧尚書傳其法又得東皐周臺官印正嘗云知歷理又知歷數此吾之所以異於儒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異於歷官金陵瑣事

余為比部郎嘗與蔡子木徐子與吳明卿謝茂秦飲謝時再游京師詩漸落子木數侵之已被酒高歌其夔州諸咏亦平平耳甫發歌明卿輙鼾寢鼾聲與歌聲相低昂歌竟鼾亦止為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子與復與子木論文不合而罷後五歲而子木以中丞撫河南子與守汝寧明卿謫歸德司李張肖甫謫裕州同知皆屬吏也子木張宴偫賓主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尋具疏薦之（弇州巵言）

周氏紀言載唐一菴先生與衆友夜話將入寢問此時還有事當料理否衆曰無一菴謂今天盛寒吾輩飲酒樂甚諸從人尚未有寢所衆謝不及所以然者以此時惟欠伸思睡而已而一菴獨體悉於衆情之所忽察真仁人之言佛菩薩之慈悲也竹窗二筆

有友人謁湖州唐一菴先生顏色彫瘁問治生之術何為而可一菴語之曰天生人以耳目手足能視聽行持此固天以治生之道付之足可養人惟不肯勤渠盡耳

曰手足之用是以貧苦耳君第勿惰其四肢當勿憂貧其人欣然謝而去後二年謁先生則已鮮美無向時貧寠色先生問之曰近年為童子師朝夕勤誨童子雲集賴此以充衣食吾人慎勿惰其四肢哉推蓬寤語

嘉靖乙丑吾湖張莊僖公掌院公子天秩偕余至會場前閱示壇場侍御已出示不許舉人進柵内閑走捕者因執張從一人欲送御史所張公子聲色不動其從者亦不曰吾御史大夫人也任縛去既而釋之可見莊僖

公家法之謹飭而子若僕之閑於教也

吴小陵先生一儒于茅公坤為鄉同年戊戌同上春官又同邸寓茅舉進士小陵下第安其寓不徙且為茅書帖佐冗檢點他事得失進退之際漠然不介其懷也友人兄弟同寓於杭弟報捷兄茫茫遷他所去然則小陵之賢於人遠矣哉後庚戌成進士官至太平知府

張莊僖公為給事中魏時亮所刻魏新進未知公之素而張之親吴某托公求吏部不得怨公而揭之魏者公

既去衆知所自來吳考察奪官魏江右人後副院席莊僖子天德行取至京深慮舊郄魏聞之引見且謝曰少年入流言誤彈尊公終身為恨今乃得補過遂薦入臺

湧幢小品

壬戌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以疾乞休許之令馳驛歸永明清謹自持在中臺頗以振飭紀綱為任是時文選郎中吳汝桂都給事中胡應嘉等鼓黨與干擅朝政公卿多畏避之永明不為撓遂為其黨魏時亮所醜詆

竟不安於位而去公論惜之按是時永明爭部院見堂之禮選郎羅其見詘而其黨遂羣起而攻之雖以徐階當國而不能挽其去可謂介於石不終日者矣其後時亮謫官蓋償永明之無故見罷也而萬歷中舉朝無知前事者特起時亮官至尚書（世廟識餘錄）

吳俊伯如佛門中講師雖多而不識本来面目（藝苑卮言評文）

徐幼文張來儀如鄉士女有質有情而乏體度張靜之如小棹急流一瞬而過無復雅觀劉元瑞如閩人強作

齊語多不辨孫太初如雪夜偏師間道入蔡又如鳴蜩伏蚓聲振月露體滯泥壤施平叔如小邑民築室器物俱完蔡子木如驕女織流黃不知絲理強自斐然吳峻伯如子陽在蜀亦具威儀又如初地人見聲聞入大乘則遠藝苑卮言評詩

吳興臧公繼芳嘗守吾郡以清白稱比遷楚臬使卒於官僚友檢其橐裝罄如也惟一竹簍封置空齋舉之頗重諸大夫疑曰此中有物乎護藏以俟公子至則啟視

之乃一藥磨也諸大夫且笑且嘆昔鬱林守載石壓舟以歸公其人矣陸伯生
樵史

歸安有蕭總管者淫祠也豪右欲詛有司輒先賽廟廟壯麗特甚咸南玄爲令時一日過之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以禍福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舁木偶道橋上竟不雨遂沉木偶如言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君笑曰是未之

焚也命繫之顧岸旁有社祠别遣黠隷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蓋筴諸賽者必且賄沒人為之也羅念菴前刑科都給事中戚南玄狀

蔡公汝南嘗為楚方伯一日徐子與吳明卿並過武昌公款之黄鶴樓出詩草就正二君覽畢默然不出一語蔡大失望無何蔡公持中丞節撫洛二君皆以屬郡守入謁私相顧曰倘公記及黄鶴樓故事奈何反執手板進公笑曰二君我故人也可行此耶歡然攜手即命酌

二君退而悔曰真可愧矣陸伯生熊史

臧公堯山守吾郡值金澤盜丁彪聚衆百餘人販鹽湖海間撫臺議勦公曰盜本無他志兵一興當有玉石俱焚者請無議勦諭令自歸脇從者卒縛彪以獻雲間雜識

徐文貞當國按院陳公文峰建青宮太師坊上扁之日按君率屬北向行四拜禮獨太守堯山臧公挺然獨立按君問曰府官何以不拜對曰此特相公空銜耳且通衢拜跪亦不雅觀按君默然上

沈吳州先生工部亞卿鏡宇公之封翁也家教甚嚴子孫畏憚每夜膳畢子孫俱集燈下聽教必至更深寒暑無異一日李子過訪留飯先生安席鏡宇公居長執杯箸送先生主賓相對自始至終時先生四子俱侍並不聞一字出聲亦可謂難得之家法矣見聞雜記

邵康山先生為學人家居不謁太府萬石梁公一日問唐師曰聞貴郡有邵春元何以不相見師曰他要講禮過然後見耳萬公曰禮不必講相見自然上坐遂投帖

先拜邵邵答之此不惟見萬公禮賢下士之髙節而邵
公之為人愈可想其清修自重矣
嘉靖乙丑肅皇帝春秋髙矣臣范應期對策領田寓邸
恭讀御批第一甲第一名成祖著有司遵奉改正葢
應期悞寫成祖文皇帝為太宗文皇帝故御批云云可
見天生聖人其精明迥出前代彼閣部大臣烏能彷彿
其萬一也
淩公約言因閱午塘先生始識南渠呂先生本於都下

凌時尚未領鄉薦也後數年入南雍肄業呂為少司成矣師生之分懸絶呂特訪之於寓又十餘年凌謁銓曹受全椒令呂入内閣凌執官銜帖子謁之呂趨迎曰何以套為必欲以生平禮延之上座凌固辭呂笑曰使汝作相終欲置吾傍坐耶令從者堅持其坐不能動凌竟當客禮焉呂公盛德何止加人一等見聞雜記

按院臨湖太守萬公雲鵬率屬官入見安吉州守具偶稱按院為老爺蓋一時之悮非違衆足恭也太守面叱

之曰不才按院亦色動既出烏程令前峯戴公歸安令南玄戚公白太守曰知州稱呼過誤老大人只宜退而教之面叱非禮萬公隨揖二令曰承教果是我過當了次日又至兩邑門外投侍生單帖囑門吏曰多上覆吾特來謝教公之勇於從諫類如此一守二令其皆有古人之風矣哉事在嘉靖七年間

姚溪施運同名可大祖號隣溪年六十餘鬚髮皤然矣與客對坐時有族叔在襁褓中者乳母抱而過焉隣溪

忽竚立客問曰何故答曰家叔過此成弘間人物而又深於詩禮者鍾祥毓秀曾孫聯登科甲者二人

徐子與先生好客尤好少年美麗者一客醜甚自負能詩介蔡子木先生薦之子與蔡作書盛言客自喜可喜狀以家人將之恐客之窺書而求易也子與得之大歡亟延入愕然笑吃吃不止贈以詩曰自信金聲能擲地誰知玉貌不如人客猶得意傳示為重湧幢小品

隆慶四年九月大學士高拱極論先朝得罪諸臣不宜

槩擢顯先帝之過上是而襃之浙江撫臣谷中虛乞加

主事唐樞秩拱寢奏史槩

御史房寰督學南畿多物議忌海忠介剛正極力醜詆

至目為天下大盜古今劇賊章再上進士彭旦陽顧涇

凡諸敬陽不平連名劾寰掃滅公論排擠公忠乞賜罷

黜寰有大援三臣皆得罪削籍南駉卿沈公繼山疏曰

近一二年來今日以建言防人之口明日以出位加人

之罪且移文各衙門譏察禁阻而進士觀政復令堂官

約束教訓夫約束貪競等風可也而反約束其讜言直諫教訓忠良等語可也而反教訓其箝口緘唇此風一倡其獘何極諫官避禍市寵不言矣而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而小臣又不許言萬一有權奸大孽機密重情皇上孰從聞之然則今日約束教訓甚非國家之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也是亦出位不蒙喜事之譏必受好名之罰然使舉朝俱不言事斯人盡不顧名世道將何所底止哉請復彭遵古等官務除壅蔽

之習亟反依違之風疏上嵩言切責寏復攻海沈二公肆言臣為善二十年旣與沈思孝枘鑿不謀生平大節亦可槩見又言臣曲謹木彊無不如海瑞獨瑞崇詭飾盧希寵干進則不屑為即少世廟一疏又不敢效語絶詭誕天下共疾其罔上無恥竟獲優容予謂四賢一不肖今再覩矣伍袁萃林居漫録

李臨川先生以名諫僉臬投簪歸老樸儉一如寒素嘗謂予曰今貴家子弟往往致飾精舍爐香鉼卉珍玩種

種羅列於前而一經四籍未嘗觸目口語人曰此吾讀書處也余每憶少小為諸生時床前但然一缸内人女紅余攤書共照每至夜分未嘗無得也此蓋先生所為錚錚林下者乎見只編

李臨川先生初授新淦縣令蕭公廩方為御史有名過之先生來謁未即見先生曰枉史至縣界則令為主公為客令來謁則公為主我為客不得遲遲蕭頗愠曰偏只知縣過口既見色甚厲後會曾見臺談及言狀曾曰

此賢令未可輕議蕭後再過李再見深引過謝之前輩風度如此湧幢小品

德清有老人蔡四者余于丙子歲見之年百有四齡矣余問何以得此壽老人曰童子欲壽乎然壽在天耳老子食色猶人三十病瘵氣不絕者一線若有人語予曰鹿角膠三字以告吾妻妻問之醫往武林搆得食僅觔許遂完健如初自茲日服延筭到今顧語之他人則不驗也豈非天乎時泗上趙卓菴侍御為令以粟帛禮待

又四年而歿　賢奕編

神廟怒妖書離間意在必緝而錦衣百戸崔德妥以皦生光邀功會審時皦已頻刑不能動舁至沈侍御裕前沈厲聲曰妖書是汝作如何不招皦舉首乞憐曰實不是小人作沈聲色愈厲皦怒目切齒恨而過之正法後沈出差行至半途得病沉重謂僕從曰吾生平自揣無愧惟審妖書時畧涉孟浪原不該硬生皦其今昏惑中每見其向我索命吾病其不起矣已而果卒史槩但注

造書東殿中書趙士禎之死而比則見於中涓劉若愚酌中志畧然其時右少宗伯李九我頗羅織所斷十二欵以及始禍之崔何皆無報也王同伯于沈與趙各有詩稱之豈亦悞于傳聞與病餘贅筆

一說沈愚嗷云爾姑承認我於臨期免爾死嗷遂不辯沈之卒在德州上

嵇竹城元夫川南太史之子也以簡傲忤嘉禾節推坐死髙中玄當國出太史門營觧得免召入京中玄執手

示六卿云此座主之子天下奇才也趨者輻輳卻之不應商人以萬金求請亦不應爲失位隨至蘆溝橋撿囊中僅三十金付之歸貧甚歲暮大雪坐涯次酌水給諫李臨川時家居謂侍兒曰此時嵇必大困載酒熾炭棹舟從之共醉贈貲而歸未幾卒湧幢小品

謝在杭司理吳興時太守北人極忌衣白或出遇白衣者輒罝之法因前守卒於官甫涖任盡撤其堂宇廨舍掘地數尺重爲架造百姓苦之在杭作吳興竹枝詞數

首有云五月新絲白勝綿輕羅織就雪花鮮為郎製得雙襠子官府頭行不敢穿又云臘盡春生年復年望郎長望太湖邊水門不閉聞簫鼓廻避黄堂採木舡太守聞之不悦時當計吏遂陰中之謂為東昌司理然民間威傳其詩為口實也竹窓雜録

胡彭述守信甫海塩人性好書見异冊至典質買之不靳吴興書賈每一來欣然予之飲食有一賈疫舟中不能歸命老蒼頭摇櫓送歸去人以為咲勿顧也嘗論次

所藏書作好古堂書目自立序 海鹽 胡經

余鎮中御書閣相傳為宋高宗南渡過北留徽宗畫鷹一幅而去又趙松雪滚馬圖一卷僧世守袁胥臺戍吾湖宿其處題曰御書閣下鷹還在明義菴中馬尚存明義菴一曰法華即御書所剏處也今菴閣如故而二物失之已久且胥臺見時是嘉靖初年事失去是六十年前事葢小沙彌竊去歸董氏質庫中僅得銀二兩事覺僧往還不可得訴於大宗伯潯陽公公厚贈留之然非

所甚好為蒼頭持去不知歸何處乃孫青芝祠部問於祖不應細訪求絕無踪跡蓋妙畫通靈必鬼神所寶化去久矣湧幢小品

庚午雲間錢公之被逮也夢自俯伏於庭旁一人金盔紫袍揎袖而立又一人指之曰此救汝者問為誰曰姓閔適伯兄冢宰公初任揔憲會讞閔錢向公辯最深公必隨事折之而其議刑緩急獨衆异梁大司馬身在事外者也以危言相怵河南道御史吳屬官也至欲公書

所議為據而公不為動也乃上疏報可是冬適停刑明年夏特㫖釋而遣戍夢之靈至是哉錢公不勝感激聞公致政從戍所以書來謝云病餘贅筆

梁名廷揀吳名阿衛皆中州人又同年也

乾隆御覽之寶

吳興備志卷二十九